

张家界市林业局“爱鸟护鸟有奖征文”金奖作品

桑植任鸟飞

□郭为

天还没亮，我就醒了。草原四周，灰林鸮已经在试噪，间或夹着棕脸鹟莺短促的叫声。夜色渐渐褪去，天地间流淌出第一段旋律。我静静躺着听了一会儿，才起身。

白昼很快降临，金色的晨光包裹万物。我住的星空房正对着无边的绿野，帘子一开，视线就被草原铺满。一只黄鹌鹑闯入眼帘，翅膀一振，身子轻巧地腾空，划出一道道短短的弧线。更高的天空，草地鹑和云雀的天籁洒落下来；与之应和的，是草甸中山麻雀细碎的啾啾。

眼前的景象，让人的心跟着舒展开来。宽阔的草原满满地盛着阳光。风吹过时，把混合了青草和花香的湿润气息，一阵阵送到你脸上。向阳的草坡上，覆盆子铺开一片青蒙蒙的底色，要等些日子，才会酿出一片诱人的红来。委陵菜举着小黄花，兴致勃勃，仿佛也在庆祝劳动节。

这里是桑植人潮溪镇的南滩草原。去年“五一”放假期间到张家界旅行，我特地绕道桑植，只为观鸟。“桑植”——单单念出这个名字，唇齿间好似漫开一缕草木的清气。桑植横卧在武陵山的怀抱里。桑植的底色，自然是浓绿的山水；但它不止于此。这里是贺龙元帅的故乡，也是红军长征的起点之一，山峦与河谷间，沉默的石头或许都听过历史的足音。然而更令我倾心的，是它仿佛未被现代节奏打乱的自然秩序。草原上，溪涧旁，时常有翅膀的影子“唰”地掠过，留下一串清越的啼鸣，提醒你生命的灵动之美。

南滩草原是一片高山草原，平均海拔1200米，海拔高，却很难不震撼于这片草原的开阔。起伏的草甸像一匹巨大的、柔软的绿缎，在群山的环抱中铺展到天边。牛羊成了缎子上缓慢移动的斑点，没在芒草、野葛与大叶胡枝子等牧草里。若在春夏，丰茂的青草能漫过脚踝，各色不知名的野花随风轻摇，天空是水洗过般的蓝；而到了夜晚，这里便转换成另一片天地，成为湘地能清晰看见银河的所在。人们在这里露营，没有人过分喧闹，没有人放嘈杂的音乐，更多是微笑，握手与拥抱。远离了人间灯火，世界静谧，只剩下大山托着深邃的夜空，繁星一颗一颗，亮得摄人心魄。人们无需懂得太多星空的知识，只要安静站在这里，便会从心底升起深深的敬畏。

开阔的草甸、零星的灌丛、小片的林子，成了鸟儿们眷恋的舞台。对于草地上的居民，这里是家园；对于长途跋涉的候鸟，这里是温暖的驿站。迁徙的猛禽，如金雕、白腹隼雕，会在此停留休息。让观鸟者惊喜的是，极危物种黄胸鹀的情影，也曾被记录于此。作为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，桑植是东亚—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上候鸟迁徙必经的一个通道。附近的民宿主人陈大哥告诉我，每年春秋，总有成群的候鸟在深夜降临。次日清晨，林子里响起一片热烈的啼啭。等它们歇够了，力气蓄满了，又会选一个夜晚，悄无声息地离去，继续接下来的旅程。当然，还有更多土生土长的留鸟，在这里恋爱、育雏。陈大哥的话音里，满是桑植人祖祖辈辈守护这片山水所生发的由衷自豪。

五月，本就是属于鸟鸣的季节，在桑植尤其如此。我很少像这次一样，被鸟儿的鸣唱如此熨帖地包围，以至于生出奢望：若是城市公园的草地上，也能响起这般清亮的合唱，该多好。整座城市的人，或许都会循声而去，静静站上一会儿吧。念头一起，耳边宛如又飘来了另一种歌声——桑植民歌。若往上游，从屈原吟哦的“沅有芷兮澧有兰”起，这歌声就在山水间回荡了千百年。千年来，人们将劳作的汗水、相思的苦涩、生活的智慧与祈愿的虔诚，都融进了歌里。就在昨夜南滩草原的露营篝火晚会上，我有幸听到了当地民歌艺人唱起的桑植民歌。“马桑树儿搭灯台（哟嗬）/写封的书信（也）姐带（哟）……”这些饱满的情感从口中自然淌出，飘荡在山间。难怪，桑植民歌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这片土地本身，就是一道深情的长歌——土地将灵气给了人，人又将这灵气唱还给天地，代代相传，生生不息。天籁涨满桑植，人的歌声与鸟的歌声是桑植的语言。

别过南滩，我驱车向更深的山中行去。目标是观鸟者心中的圣地——八大公山。山路上始终尾随着鸟儿悦耳的调子，路边的河流慷慨地为褐河鸟、冠鱼狗、红尾水鸱和翠鸟们，提供着丰盛的筵席。喜欢看褐河鸟的“水上功夫”，它能像鸭子般将头颈没入水中觅食；有时则在急流中跋涉，水流太猛时，它得停顿一下，稳稳爪子，才不至于被冲个趔趄。正看着，几声清亮的鸣叫破空而来，是红尾水鸱特有的声音。它沿着河岸飞飞停停，一边觅食，一边不停地上下抖着红尾巴。路旁的稻田已插上新秧，水面上，一只黑水鸡悠然划开一道道浅痕。

抵达八大公山脚下的民宿，已是日暮。次日清晨，五点光景，天还是一片沉沉的蟹壳青，一阵“呜呜噜……”的鸣叫，从窗外的树上传来，像山里自带的闹钟。那是斑头鹁鸰，原来这位小邻居在民宿外住了一夜，此刻用它独特的方式，宣告黎明的来临。

如果说南滩草原是桑植明亮而开阔的眼睛，那么八大公山，就是它深沉的、搏动着的肺叶与心脏。这里是澧水的源头，也是一座穿越了时间的生命方舟，在第四纪冰川时期，许多古老的生灵在此找到避难所，延续至今。五月，行走在八大公山核心区域天平山林区，你能看见被誉为“鸽子花”的珙桐在风中轻颤，洁白的花瓣，仿若将万年的光明都凝固在了枝头。

森林真是一个自成体系的世界。在高大的乔木华盖之下，是层层叠叠的灌木，而在低处，则由酢浆草、蕨类和厚厚的苔藓，织成一张斑斓而柔软的地毯。山径两边树林很密，溪声潺潺，林边布满了各色蕨类。贯众、狗脊、凤尾蕨、尖头耳蕨、草叶耳蕨……若不是我的大部分心思都系在树梢，我会在这蕨类的王国里迷恋更久。

在天平山顶，一阵动听的小调灌入耳中。那是棕腹大仙鹑的鸣叫。很快，它秀丽的蓝色身影在枝叶间清晰地显现出来。在观鸟者的世界里，没有比这更令人动心的时刻了。你可能已经等待许久，忍受着山风的凛冽；而后，美妙的一刻猝不及防地到来，心里咯噔一下，随后涌起喜悦，想要惊呼，又怕惊扰了它。若能与同道分享这样的时刻，那快乐就会加倍，如同目睹心爱的球队踢进制胜一球。眼前，这只棕腹大仙鹑，歪着小脑袋打量你片刻，忽而转过身去，只留下一个害羞的背影。目睹一只美丽的生灵，在陌生的土地上为你停留片刻，这种独特的体验，终生难忘。

正值鸟类繁殖时节，鸟儿们从黎明到黄昏，心中诗意充沛，歌喉不辍。在八大公山的科普宣教中心，我得知，保护区已记录到的鸟类有226种之多。观鸟路上，不时会看到绿背山雀、黄腹山雀、大山雀等山雀家族的身影，它们像人类尽职的父母一样，忙着照料刚离巢的幼鸟。在忙碌的生活中，它们会忙里偷闲，唱上几句，歌声里，布满了生活的情调。

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，也摸索出一条与自然共生的新路。村里已经有人开始做起“鸟导”，王大哥就是其中之一，寻鸟对他来说，是熟门熟路，而当地发展“鸟经济”，成本几乎为零，前提是守好生态。聊起桑植近年兴起的观鸟热潮，王大哥颇有感触：“以前只把这些鸟儿当点缀，是无知；现在才认识到它们是‘主角’，把它们护好了，才有我们吃不尽的‘山水饭’！”我说：“靠山吃山，靠鸟吃鸟。”大哥笑说：“那是肯定的，人离不开山，也离不开鸟。”人和自然始终都是紧密相连的。

认识桑植的飞鸟，犹如用另一种语言重新阅读这片土地。张家界如此丰饶，而桑植，是这本自然之书，多样而独特的一章。两日多，心慕眼追的桑植观鸟之旅，尽管匆匆，但已被深深地铭刻。临别之际，那些婉转的、欢快的鸣唱，那些跃动的、鲜活的身影，已经印刻在心灵的天空。

珙桐

□ 未名湖

八大公山深处，有一片珙桐群落。植物学界叫它“活化石”，冰川期幸存者。一棵树能活上千百年。花开时，两片白色苞片垂下来，像鸽子展翅。风过林梢，满山白羽纷飞，世人称之为“鸽子花”。

可世人不知道的是——一粒珙桐种子，落进泥土之后，要等三年，才肯发芽。

三年。一千多个日夜。它在黑暗里，一动不动。虫蚁从它身边爬过，雨水从它头顶渗下，别的种子落地、发芽、长叶、开花，一年就走完一个轮回。它还沉默着。

有人挖开泥土看过。种子完好，坚硬，不腐不烂。可就是不肯动。

它在等什么？等土层深处的温度，等菌丝的缠绕，等某一场恰到好处的春雨，把自己从漫长的睡梦里唤醒。三年。少一天，都不行。

我第一次知道这事时，愣了很久。三年。那粒小小的、硬硬的种子，在绝对的黑暗里，凭什么相信自己一定能等到光？

它看不见。听不见。没有任何消息从地面传来。它不知道今年是丰年还是旱年，不知道头顶是阔叶林还是灌木丛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头野猪刚好拱开这片土，把它吞进肚里。它什么都不知道。它只是等。

用整整三年，等一个不确定的明天。后来我把这事讲给一个朋友听。他沉

默了很久，说：像我。

他在一个小县城的机关爬格子，坐了二十年。二十年，同一个院子，同一栋楼，同一张桌子。别人升了，走了，飞黄腾达了。他还坐着。坐到最后，连他自己都忘了在等什么。就是坐。每天擦桌子，爬格子，然后就是泡茶，看报，开会。有人问他，你不急？他说，不急。再问。你在等什么？他说，不知道。就知道还得坐。

那天我给他讲珙桐。讲到“三年”时，他忽然笑了。他说：我这都七个三年了。

然后他收起笑，说：可我还坐着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后来我离开那个县城，再没见过他。听说他还在那个办公室，在那张桌子爬格子。机关院子里的树，换了一茬又一茬。他还在那静静地坐着。

有一次出差，路过他单位，远远看见那栋楼。忽然想：楼里那个人，是不是也在等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雨？

珙桐的种子，三年萌发。萌发之后，还要十年才能开花。开出的花，世人惊叹，称之为“鸽子花”。

可世人不知道，那只鸽子，曾在黑暗里等了一千多个日夜。

这世上有些生命，必须学会在黑里待着。待很久。久到别人以为它们死了。久到它们自己也差一点以为自己死了。

可它们没有。

时间的刻度

□ 丁跃忠

凌晨四点，手机屏幕的冷光刺破黑暗。我习惯性地滑动，指尖在时间线上跳跃，昨夜十一点的会议纪要，今晨六点的航班提醒，八点半的客户预约，十点的项目评审等等，时间被切割成无数个方格，每个方格都标注着待办事项。我忽然想起，已经很久没有看过日出。

这个时代的时间，是数字的，是精确到秒的。它不再流淌，而是被编码。我们生活在算法的节奏里——外卖软件计算着配送的最优路径，社交平台推送着“你可能感兴趣”的内容，健身应用规划着卡路里消耗的曲线。时间成了可量化的资源，成了效率的奴隶。我们追逐着“更快”，却忘了问“去向何方”。

记得小时候，时间是外婆摇椅的吱呀声。夏日的午后，蝉鸣如雨，她坐在老槐树下，一针一线地纳鞋底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，在她花白的头发上跳跃，光影缓慢移动，像沙漏里细细的流沙。那时的时间是温暖的，是棉线穿过布帛的触感，是蒲扇摇出的微风，是等待西瓜在井水里浸凉的耐心。我们懂得等待，因为等待本身就是时间赋予的礼物。

而现在，等待成了奢侈，甚至成了罪过。三秒的网页加载让人焦躁，十分钟的外卖延迟需要道歉，一小时的会议如果“没有产出”就是浪费生命。我们被训练成时间的吝啬鬼，每一分每一秒都要榨取出最大价值。可当我们把时间填得越满，内心的空洞却越大。那种深夜刷完所有信息流后的空虚，那种完成所有待办事项后的茫然——我们赢得了时间，却输掉了时光。

技术的本意是解放，却无形中编织了更细密的网。智能手机成了时间的黑洞，社交媒体的瀑布流永无止境，短视频的算法精准拿捏着多巴胺的分泌节奏。我们陷入一种奇怪的悖论：工具越先进，我们越忙碌；信息越丰富，我们越焦虑。时间在指尖滑过，留下的是碎片化的记忆，是截屏后从未再看过的文章，是收藏夹里积灰的“以后再看”。

我关掉手机，走到窗前。城市还在沉睡，天际线泛着深蓝。远处高楼的轮廓逐渐清晰，像巨人的剪影。这一刻，时间突然慢了下来。没有推送，没有提醒，只有晨光一寸寸浸染天空。我想起木心先生的话：“从前的日子变得慢，车，马，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”我们回不去了，也不需要回去。每个时代都有它的节奏，重要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韵律。

这个时代的时间，需要被重新定义。它不是追赶的对象，而是共舞的伙伴。数字时钟的精确与内心感受的流动，可以并存。我们可以用日历规划工作，也要用心灵感感受季节；可以享受即时通信的便捷，也要珍惜手写信笺的温度；可以在云端存储记忆，也要在现实中创造体验。

我开始尝试一些小小的反抗。每周留出一个下午，不带任何电子设备，只是散步、阅读，或者什么也不做。起初很难受，像戒断反应，总感觉错过了什么重要信息。但渐渐地，我重新学会了“无聊”——那种让思绪自由漫游的状态，那种孕育灵感的土壤。在那些“浪费”的时间里，我反而想通了很多困扰已久的问题。

我也开始重建与物质的时光联系。学着泡一壶茶，看着茶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；养一盆绿植，观察它每天微小的变化；甚至只是认真吃一顿饭，感受食物从种植、烹饪到成为能量的完整旅程。这些看似“低效”的行为，却让时间有了质地，有了重量。

最奇妙的是与人的相处。视频通话再清晰，也比不上一次真实的拥抱；表情包再生动，也传递不了眼神里的温度。我开始有意识地安排“无议程”的见面——不为了谈事，只是喝杯咖啡，聊聊近况。在这些面对面的时光里，时间不再是背景音，而是编织关系的丝线。

时代在加速，但生命的某些部分需要慢下来。就像音乐，有快板也有慢板，有高潮也有间奏。一味追求速度，只会让旋律变得单调而疲惫。真正丰富的时间体验，是快与慢的交响，是数字与模拟的共鸣，是效率与深度的平衡。

天完全亮了。第一缕阳光照进房间，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影。我打开手机，但不是查看消息，而是拍下了这一刻的光。然后，我删除了今日程表上两个不那么重要的会议，空出的两小时，我写下了这些文字。

时间是什么？对这个时代而言，它或许不再是线性前进的河流，而是多维展开的画卷。我们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时间层：在会议室里讨论明年的战略，在家庭群里分享昨天的照片，在冥想中回到童年的某个午后。时间的魔法在于，它既是约束，也是自由；既是流逝，也是累积；既是分割，也是完整。

我们无法让时间倒流，但可以改变与时间相处的方式。当算法试图定义我们的注意力，我们要学会主动选择聚焦何处；当效率崇拜席卷一切，我们要守护那些“无用之用”的时光；当即时满足成为常态，我们要重新培养延迟享受的能力。

这个早晨，我没有追赶时间。我与时间并肩坐着，看了一场日出。在光与暗交替的寂静里，我听见了时间最古老的声音——它不是滴答的钟声，而是万物生长、星辰运转的宏大韵律。在这个被加速的时代，或许最大的奢侈，就是允许自己偶尔“落后”于时间，在它的流动中，找到自己的锚点。

窗外，城市完全苏醒了。车流声、人语声、鸟鸣声交织成新的乐章。我保存文档，关闭电脑。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做，但此刻，我很平静。因为我知道，在时间的刻度上，我刚刚刻下了一个完整的清晨。

它们只是把所有的力气，都用来守住那个“没死”的念头。

等一场雨。等一束光。等那个必须足够的日子。

珙桐种子在黑暗里待了三年。三年后，它长出第一片叶子。

那片叶子那么小，小到没人注意。可对它来说——

那是它等了三年的，第一个春天。

三月风物

（组诗）  
□曹建龙

雨

三月的雨，像迷路的絮  
轻叩这家那家的老窗  
忍不住漫出细碎声响  
洗亮窗格间漏下的光  
揉散风里淡淡的凉  
收尽春日里的彷徨  
把温柔递向冒头的嫩芽  
一声轻啜，一声轻诉  
让我栖居的城，漫起薄霜似的雾

风

三月的风，温柔得不像话  
吻过暖阳，轻拂眉弯  
漫进心怀，搅动画河的涟漪  
漾开经年的心事点点  
柳枝轻摇，摇落满径花香  
在空气里悄悄蔓延  
不吵不闹，不声不响  
来如朝露，去似云烟  
暖日子悄悄流淌  
暖透街头巷尾的晨昏  
陪你走一程，妥帖珍藏这温润时光

花

三月的花，缀着雨的清泪  
载着风的芬芳，抢先缀满枝丫  
红似燃霞，白若凝霜，黄如碎金  
不与冬雪争素净  
不与夏荷比清嘉  
开在田埂，篱笆上、屋檐下  
一朵，绽放一寸明媚  
一树，撑起一片晴朗  
趁春光正好，舒展瓣芽  
把人间缀得万般清静烂漫

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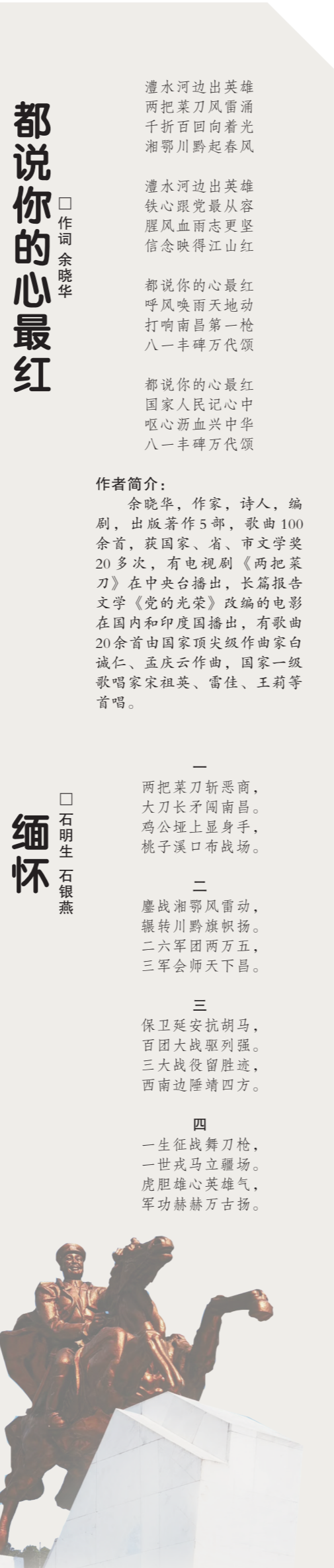
三月的树，抽青长芽  
青了枝丫，绿了韶华  
枯黄悄悄退隐  
一树新绿，向着苍穹落笔  
枝丫舒展，望向天际  
叶脉承着雨、风与晴光  
不低头，不慌张  
静静站成守望的模样  
一芽新绿，诉一句破土的期许  
一片绿荫，撑一方午后的清凉  
在年轮里，慢慢把日子拉长

云

三月的云，漫游在穹苍  
慢慢飘，任其舒卷  
轻轻掠过山峦的肩  
绕着人间的炊烟  
不被尘事牵绊，不羡天地宽广  
只与蓝天静静对望  
一缕，牵着淡淡的念想  
一朵，裹着清亮的柔光  
把疏淡的影子，安放在春水中央

草

三月的草，冒出浅浅的芽  
浅浅的绿，刚从土里探出头  
软软的，染绿归乡的路  
不羨花开的艳，不仰大树的挺拔  
哪怕被步履轻踏  
仍倔强生长  
长一寸，便吐一寸芬芳  
生一丛，便守一方春光  
眼底皆是希望  
稳稳地，托住整个春天的晴朗  
也托住，每一寸向阳生长的热烈



都说你的心最红

□ 作词余晓华

澧水河边出英雄  
两把菜刀风雷涌  
千折百回向着光  
湘鄂川黔起春风

澧水河边出英雄  
铁心跟党走  
更经风雨更坚信  
念映得江山红

都说你的心最红  
呼风唤雨天地动  
打响南昌第一枪  
八一丰碑万代颂

都说你的心最红  
国家人民记心中  
呕心沥血血中华  
八一丰碑万代颂

作者简介：

余晓华，作家，诗人，编剧，出版著作5部，歌曲100余首，获国家、省、市文学奖20多次，有电视剧《两把菜刀》在中央台播出，长篇报告文学《党的光荣》改编的电影在国内外和印度国播出，有歌曲20余首由国家级作曲家白诚仁、孟庆云作曲，国家一级歌唱家宋祖英、雷佳、王莉等演唱。

缅怀

□ 石明生 石银燕

一  
两把菜刀斩恶商，  
大刀长矛闯南昌。  
鸡公垭上显身手，  
桃子溪口布战场。

二  
鏖战湘鄂风雷动，  
辗转川黔旗帜扬。  
二六军团两万五，  
三军会师天下昌。

三  
保卫延安抗胡马，  
百团大战驱列强。  
三大战役留胜迹，  
西南边陲靖四方。

四  
一生征战舞刀枪，  
一世戎马立疆场。  
虎胆雄心英雄气，  
军功赫赫万古扬。